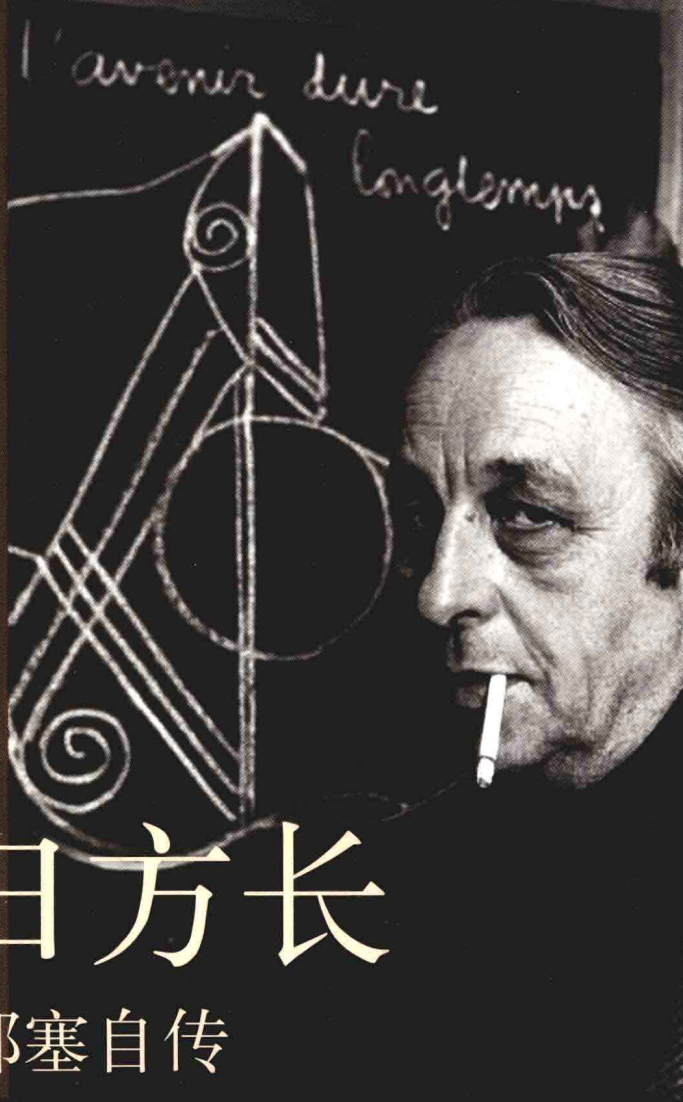




| 人物 · Biography

Louis Althusser
[法] 路易·阿尔都塞 著



来日方长

阿尔都塞自传

L'avenir dure
longtemps

蔡鸿滨 译
陈越 校

来日方长

阿尔都塞自传

L'avenir dure longtemps

[法] 路易·阿尔都塞 著
Louis Althusser

蔡鸿滨 译 陈越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日方长: 阿尔都塞自传 / (法) 阿尔都塞
(Althusser, L.) 著; 蔡鸿滨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1103-5

I. ①来… II. ①阿… ②蔡… III. ①阿尔都塞,
L. (1918~1990) —自传 IV. ①K835.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378 号

责任编辑 孙 倩

装帧设计 肖晋兴



世纪文景

来日方长: 阿尔都塞自传
[法] 路易·阿尔都塞 著
蔡鸿滨 译 陈越 校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417,000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103-5 / K · 1943
定 价 59.00元

| 目 录 |

中译本序言（陈乐民）	1
法文版编者序	5
来日方长（1985年）	17
事实（1976年）	301
年表	379
考订性索引	387
译后记	433

中译本序言

人需要学会“忏悔”

陈乐民

有一天几个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闲谈，议论西方有哪些学者算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提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我在二十年前曾见过此公，就在他“杀妻”的头两年。阿尔都塞是否属于“后现代”，我说不清，至少沾上点边儿吧。他是近若干年来被我们这里的“后学”专家们奉为“大师”的福柯的老师。

刚巧我从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国朋友那里借到一本阿尔都塞生前写的、出版不久的自传体“忏悔录”，书名《来日方长》。

我对这本书之所以有些兴趣，只是因为我同作者有过那次的一面之缘，而且这本书重在叙事，没有那么多深奥的新哲学概念，是我能看得懂的。那是1977年或1978年我去巴黎开会，有朋友说阿尔都塞提出很想见一位从中国来的中国人（意指不是久居巴黎的中国人）。我于是“奉命”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接待室里跟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来意很明确，就是想听听从本土访欧的中国人说说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很崇拜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他怎么也搞不明白，这样伟大的哲学怎么会弄出个“文化大革命”那种荒唐的事来。分手时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可惜我已记不起那长长的书题，而且连书也被我放到不知什么地方了；真有点对不起他。最后他很诚恳地说希望有机会去中国看看，

不过现在还不行，因为法共与中国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而他是法共党员。他说，他是最早看穿了“斯大林主义”的法共党员，因此不为当时的法共领导所容，被视为“异端”。后来法共也公开批判斯大林了，但是他的“异端”帽子却没有因此被摘掉。

就在这次见面的两三年后，也就是1980年的某一天，忽然听说他把年长八岁的妻子埃莱娜硬是用双手掐死了！这消息不免使我愕然，哲学家与“杀人犯”怎么连得起来！后来查出他当时是精神病发作时干出来的，所以法院宣布“不予起诉”，阿尔都塞随即被送进医院。

1991年我去巴黎，住在十四区的PLM旅馆，那条街虽然比不上繁华的街衢，倒也车水马龙，不料在旅馆背后竟有一条非常宁静而整洁的小街。那里有一片别墅般的园子，透过紧闭着的镂花铁门可以看得见园内的两排高高的杨树和一条长可二百米的小路，笔直地通向一座古朴的小楼。时值初冬，落叶散落在地上，略嫌几分凄清。这就是圣安娜精神病院，阿尔都塞生前不止一次住进这里。据说，福柯等人也住过。（怪事！为什么这些个“思想家”心理上都有点毛病。）

阿尔都塞对于“不予起诉”并没有觉得丝毫宽慰，因为这反而剥夺了他辩白的机会。他对妻子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有爱恋，又有敬畏。二人性格相左，谁也容不得谁，相互折磨。阿尔都塞曾移情别恋，但都不成功；曾一度分居，又彼此想着对方。他事后自述，那天清晨，埃莱娜还在熟睡，他照常去抚慰她，不知怎地，他那双手在妻子的颈部由抚摸转为渐渐勒紧，他猛然清醒过来，发现妻子已经咽了气。他惊恐万状，大叫：“我勒死了埃莱娜！”

阿尔都塞从1985年开始，在精神极度疲惫和痛苦中，着手写这部把自己的一生和盘托出的自传体“忏悔录”。他在“卷头语”中说，假如要受审，这本书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陈述词。由于“不予起诉”，他又不愿意把自己包藏起来，所以决意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想埋在心底的痛楚是最难受的，这大概就是写这本书的用意。我匆匆看过，决定推荐给一家出版社，并邀请我的老友、北京大学教授蔡鸿滨先生做这本书的译者。

常说，人活一辈子真不容易；而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他为什么做出有悖常情常理的事来，则更不容易。阿尔都塞是哲学家，照理脑子该当比常人更清醒而健壮，然而他却“清醒”到了违反理性、精神不正常的程度。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极为扭曲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父亲像个暴君，性情暴躁而乖戾，对待妻子和儿子十分粗鲁。母亲是个慈爱贤惠的传统女子，心里一直想念着死去的前夫——阿尔都塞的叔父——所以便用前夫的名字“路易”作了儿子的名字，母亲爱他，实是交叠着对两个人的爱。因此，阿尔都塞自幼养成了“俄狄浦斯情结”，性格十分内向而又怪癖。

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影响了他的一生。步入社会后脑子里又充进了太多的相互冲突的思想和信仰，绞在一起，不能自拔。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哲学家的“摇篮”，20世纪不少稀奇古怪的新思想多出于此。阿尔都塞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古典哲学教育，结识了从尼采到胡塞尔的哲学，结交了拉康、康吉兰、巴特、福柯等与他差不多同期的“新思潮”学者。他的家庭是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在青年时期本来对教义笃信不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应征入伍，立马被德军俘获，在德国关了四年。战后，认识了参加“抵抗运动”的埃莱娜，被“爱情之箭”射中。正是在这时，在阿尔都塞的“天主教脑壳”里随着爱情渗进了“马克思主义”。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对于青年阿尔都塞，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如鱼与熊掌。后来舍一取一，索性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然而他很快地便发觉有些事不大对味儿。他是最早对于法共领导惟斯大林马首是瞻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例如，他发现当时相当于“共产国际”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九国情报局”派来的代表、一个捷克籍小青年居然颐指气使地对法共领导发号施令，连多列士总书记等人也不得不敬让他三分。

他因对许多事不解而苦恼：哲学说到底还是政治，可是哲学和政治在现实中偏偏总是“两张皮”。于是他下决心要钻进马克思的“内心世界”里去观察马克思在观察外部世界时的“内心体验”。由此他成了所

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以《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书名于世。阿尔都塞时而清醒，时而精神恍惚；清醒时钻哲学，迷糊时住精神病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自然是他神智清醒的时候。

看完这本《来日方长》，我的一个很突出的感想就是，人是需要学会“忏悔”的。“忏悔”就是勇于如实地剖析自己。同时对于别人真诚的自责，也不要苛责，因为谁都难免有自己的一段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时期”。阿尔都塞写完这本书之后，肯定心情轻松了许多，平静了许多。他写道：

生活，尽管坎坷，仍然能够是美好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虽然青春不再，但是在感觉上，我还是我……不管烦心的事是否即将过去，我自觉永远年轻。

他好像完成了一件令人心衰力竭的工程，释然地长出一口气：“是的，毕竟来日方长！”

果然，他获得解脱后立即又投入紧张的哲学工作。不过他的身体已坏到了极点，还动了一次食道切除手术。以病废之身写了《偶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等文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谈话录。他于1990年以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时年七十二岁。自从他勒死埃莱娜后，报刊评论一直包围着他。其中一家报纸用《疯癫，共产主义，爱情》的大字标题评述他的一生，意思是哲学家的脑子乱了套，以致用爱抚的手杀害了最亲近的人。

他死后，他的外甥弗朗索瓦·鲍达埃尔把他的全部私人档案，连同大量未定稿，悉数捐赠给“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1992年4月，《来日方长》首版问世了；同年秋季，“阿尔都塞之友协会”成立。

阿尔都塞生命的最后五年可能是他一生中“心理障碍”最少的时期；但是，他解脱了，死神却逼近了。

1999年5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法文版编者序^①

路易·阿尔都塞于1990年10月22日去世。1991年7月，他的档案资料被移交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IMEC），由该所负责确保这一文库的科学整理和出版事宜。本卷所刊行的两个自传性文本至此得以重见天日，它们曾被细心地保存在这些档案中。

这两个文本的撰写相隔十年时间。在这十年的中间，1980年11月16日，路易·阿尔都塞的命运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中倾覆，他在巴黎尤里姆街高等师范学校的公寓里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埃莱娜。

路易·阿尔都塞的外甥、他惟一的继承人弗朗索瓦·鲍达埃尔读了这两部自传——它们的存在，尤其就《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而言，当时几乎成了一个神话——便决定予以出版，作为将阿尔都塞文库（le Fonds Althusser）中重新发现的众多未刊稿纳入遗著出版的首卷。除去这两个文本之外，这一出版工作还包括他在1940年到1945年间被关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时写下的《战俘日记》

① 在1994年版增订本（袖珍本）中，法文版编者对该序作了大幅修改和扩写，又在2007年再版（斯多克出版社）中弁以“告读者”一文，这些改动主要与增订内容及其背景有关。由于版权限制，中文版据1992年第一版译出，虽在正文及注释中吸收了新版的校勘成果，但暂不考虑增订的“资料”部分，只以附录形式将增订的“年表”和“考订性索引”两部分译出，以饕读者。因此，本编者序也保持1992年版原貌。（本书以下全部注释中，以①②③……标记者，均为中文版译、校者注。以*标记，为原编者注。）

(*Journal de captivité*)，然后是一卷更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作品，最后还有全部的(政治、文学……)杂文以及书信。^①

为了准备这次出版工作，我们曾经从路易·阿尔都塞的朋友们那里搜集了好几种时有分歧的证词，他们都在某一时刻了解或接触过这些手稿的历史，其中有的还在作者撰写的某一阶段全部或部分地阅读过原稿。我们也曾经汇集了所有种类的文献资料(记事本、笔记、剪报、书信……)，它们在档案中往往很分散，但可以作为线索，甚至作为证据或参考，以说明路易·阿尔都塞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为这次出版工作所准备的全部案卷，其中当然包括手稿本身，以及不同的版本或附件，都可以供人查阅，这样就便于专业研究者去考察这些自传

① 由斯多克出版社(Édition Stock)和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IMEC)合作的“路易·阿尔都塞遗著出版(Édition posthume d'œuvres de Louis Althusser)”计划已推出6卷，依次为：

《来日方长，外一种〈事实〉》(*L'avenir dure longtemps, suivi de Les faits*)，1992；增订版，1994(袖珍本)/2007。

《战俘日记：XA集中营，1940—1945》(*Journal de captivité. Stalag XA, 1940-1945*)，1992。

《精神分析论集：弗洛伊德与拉康》(*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Freud et Lacan*)，1993。

《哲学与政治文集》(*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第1卷，1994。

《哲学与政治文集》(*É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第2卷，1995。

《致弗兰卡的信，1961—1973》(*Lettres à Franca, 1961-1973*)，1998。

此外，交由其他出版社已出版的阿尔都塞遗著有：

《论哲学：与费尔南达·纳瓦罗的对话与通信，外一种〈哲学的改造〉》(*Sur la philosophie. Entretiens et correspondance avec Fernanda Navarro, suivis de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philosophie*)，Gallimard，1994。

《论再生产》(*Sur la reproduction*)，PUF，1995。

《精神分析与人文科学：两个讲座，1963—1964》(*Psychanalyse et sciences humaines, deux conférences, 1963-1964*)，Le Livre de Poche，1996。

《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及其他》(*La Solitude de Machiavel, et autres essais*)，PUF，1998。

《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高等师范学校讲义，1955—1972》(*Politique et Histoire. De Machiavel à Marx, Cours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1955-1972*)，Seuil，2006。

《致埃莱娜的信》(*Lettres à Hélène*)，Grasset和Fasquelle，2011。

《论卢梭讲义》(*Cours Sur Rousseau*)，Le Temps des Cerises，2012。

的产生过程。因此，我们在这里只限于指出与文本历史有关并可以说明这次出版工作的主要背景资料、手稿的具体特点，以及在整理时所采取的标准，既然我们知道，有关撰写过程的种种细节将在路易·阿尔都塞传记的第二卷中得到详尽的记述和分析*。

对迄今已搜集到的各种文献和证词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地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即便作者早有作自传的打算，但是撰写《来日方长》的缘起，却是由于在1985年3月14日《世界报》上读到了克洛德·萨罗特（Claude Sarraute）的一篇短评，题为“小饥”（Petite Faim）。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日本人佐川一政将一个年轻的荷兰女子杀害后食肉，以及他在一本书里叙述自己的罪行，这本书后来在日本大受欢迎，而他本人先是得到不予起诉的处理，并在法国的一家精神病院短期逗留，然后就被遣送回国了。克洛德·萨罗特的文章还顺便提及一些“案例”：“……我们一旦在媒体中见到某个显赫的名字卷进了一场大有看头的诉讼，阿尔都塞啦，奥尔良的蒂博啦，就会借机大作文章。至于受害者呢？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名人嘛，竟是罪犯……”

这篇短评发表后，路易·阿尔都塞的好几个朋友劝说他向报社提出抗议，反对报上提及“大有看头的诉讼”。不过他赞同另一些朋友的意见，他们在批评这种做法的同时，也认为克洛德·萨罗特以某种方式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对他来说是戏剧性的要点：事实上，正因为“有幸得到”不予起诉的处理，他在“诉讼”中并不在场。1985年3月19日，他给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写信说——但这封信并没有寄给后者——，如不事先就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他是不可能“在公共舞台上重新露面”的，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写“……自传之类的东西，[自己]^①来解释这场悲剧，以

* 见扬·穆利耶·布唐：《路易·阿尔都塞传》（Louis Althusser, une biographie），第1卷，Grasset，1992。——原编者注，下略

① 方括号内为原编者所加文字，下同。

及警察局、司法部门和医院对它的‘处理’，当然还有它发生的根源”。对写作自传的考虑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 1982 年，在经历了因杀妻事件而导致的第一次禁闭之后，他就已经写过一篇关于“相遇的唯物主义”的论文本，开头是这样说的：“我是在经历了三年的严酷考验之后，于 1982 年 10 月开始写这本书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会讲述这段历史，谁知道呢，兴许它还能够说明一些别的事情，既能说明当时的环境，又能说明我所忍受的一切（如精神病学，等等）。因为，1980 年 11 月，我在一次无法预料的精神错乱剧烈发作的过程中勒死了我的妻子，而她是我在这世上的一切。她是那么爱我，以至于不能生活下去的话，就情愿一死，大概我在精神错乱和无意识中给她‘帮了忙’，她也没有抗拒，结果就死了。”接下来的文本就一直在进行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论述，没有再重提最初关于自传的暗示。

1985 年 3 月，路易·阿尔都塞这一次决定要以他的观点来讲述这段“历史”，他给好几个国外的朋友写了信，请他们给他寄来 1980 年 11 月以后在他们国家报纸上发表的有关他的情况的所有剪报。对法国报纸他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或是收集或是请朋友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有关于不予起诉的司法问题的，关于 1838 年刑法典第 64 条的，还有关于精神病学鉴定问题的。他还要求一些亲近的人把他们这几年来“日记”拿给他看，或是给他讲述发生的事件，对其中有些方面，他已经丧失记忆了。他向他的精神病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询问自己接受过哪些治疗，又不得不服用哪些药物（有时他还把他们的说明和解释重新打字“誊清”）。他在活页纸或记事本上记下了一整套事实、事件、谈话、感想、引文和只言片语，总之是各种线索，不管是只涉及事实或个人的，还是涉及政治或精神分析的。他的档案保留了为撰写《来日方长》而进行的全部整合工作的痕迹。

根据种种可能看来，这一文本的撰写本身和打字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从 1985 年 3 月的最后几天到 4 月底或 5 月初。5 月 11 日，他把一份大概是完整的手稿交给米歇尔·卢瓦（Michelle Loi）阅读，而 5 月 30 日，他又把一篇题为“怎么办？”（Que faire ?）的理

论文本打字成稿。在第二页上，他便提及刚刚写完的自传：“我将牢记马基雅维利的一条首要的基本原则，在我的小书《来日方长》里，我对这条原则作了详尽的评论。……”所谓“小”只是套话而已，因为这个文本有近三百页的篇幅，就我们所知，是路易·阿尔都塞写的最长的手稿，而他迄今所出版的作品都是分成小册子或是辑成文集的。6月15日，由于深受轻躁症之苦，他再次到苏瓦西住院。

这似乎就是撰写《来日方长》的日程表——这个日程表与文本正文中提到的几件事实或事件的日期完全相符（例如：“四年前，在莫鲁瓦政府时期”，见第[37]^①页，或“仅仅六个月前，也就是1984年10月”，见第[150]页，或“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见第[316]页）。后来的修改看来都是次要的。

曾经读过这份手稿全文或重要部分的，只限于几位亲近的人，其中主要有斯坦尼斯拉斯·勃勒东（Stanislas Breton）、米歇尔·卢瓦·桑德拉·萨洛蒙（Sandra Salomon）、波莱特·塔伊埃伯（Paulette Taïeb）、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埃莱娜·特鲁瓦西埃（Hélène Troizier）和克洛迪娜·诺尔曼（Claudine Normand）。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他曾多次当着几位出版商的面提到有这份手稿，同时向他们表示希望看到它出版，不过并没有给他们看过手稿，或至少从未让他们看到全貌。因而一切都表明，路易·阿尔都塞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不使这份手稿“流传”，这与他通常对待自己文本的习惯做法刚好相反。他的一个朋友安德烈·托塞尔说，1986年5月，自己也只是在阿尔都塞的住所，当着他的面才看过这份手稿，而且没有作任何笔记。

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为了撰写《来日方长》，特别是开头的几章，路易·阿尔都塞显然充分借鉴了他的题为《事实》（*Les faits*）的第一部自传，他曾保存着《事实》的两份非常相似的稿本。

我们把《事实》放在本卷第二部分发表，这个文本写于1976年

① 序中提及的1992年第一版页码，均在方括号内改为2007年增订版页码，以对应于本书正文边码。

(在首页上标有年份)，很有可能是在这一年的下半年。路易·阿尔都塞曾把它推荐给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并提交了文本，后者打算在一本新杂志《会好》(*Ça ira*) 的第二期发表它，这本杂志在1976年1月出过一个试刊号，却最终未能问世。路易·阿尔都塞的这个自传，尽管好几个与他亲近的人都了解其内容，至今也同样完全没有发表过。

《来日方长》原稿的式样为A4规格纸页，共三百二十三页，纸张为绿色或白色，其中十多页印有高等师范学校笺头。它们大部分都是数“页”合成一沓，夹住并编号，一般与分章相一致。除去几页是完全手写的之外，所有的纸页都是路易·阿尔都塞本人——按照他自己的习惯——直接打字的。但似乎告读者页是个例外，这一张原来的打字——放入手稿中——和最后的定稿都是由波莱特·塔伊埃伯在另一台打字机上完成的。

书名页是手写的，路易·阿尔都塞写了《来日方长》，还有一个划掉的副标题：《一个杀人凶手的短暂历史》(*Brève histoire d'un meurtrier*)，另外还有一个标题：《一夜黎明》(*D'une nuit l'aube*)，也被划掉，这个标题和最初想要写作导言的尝试相一致，这篇导言还存有前九页打字稿，是在一句话中间停下来的。^①

《来日方长》的打字稿中，在许多页的行间或白边上，有时是在纸页的背面，写有各式各样的修改和添加的文字。当这些更改的地方使手稿变得过分难以辨认时，路易·阿尔都塞就会重新打字，而在新打的纸页上又有新的修改。他在一个单另的卷宗夹里保存着修改过的前七十一页初稿，其中不包括告读者和讲述杀妻经过的开头两页（第一章）。我们由此可以考察两份打字稿之间种种（属于细枝末节）的异文，但除去这部分例外，在路易·阿尔都塞的档案里就只有该文本的惟一一份原稿了。

① 这篇导言后来以“一夜黎明”为题收入增订版“资料”部分。

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路易·阿尔都塞有时在手稿纸页中间夹进一小张带有高等师范学校笺头的白纸，标明所指页码上的一个问题或批注，一般都写得简明扼要，表明以后他还想重新考虑相关语句或阐述。在其他好几个地方，也在页边上画有记号，通常是用绒嘴笔画的，指明原文不尽如人意，他打算修改。

这份手稿也告诉我们，作者曾设想过好几种不同的编排文本的办法，甚至有四种编页码的方案，这尤其影响到第二部分，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完全复原由于多种编页所形成的不同版本了。不过这份手稿，正如我们所发现并在这里发表的那样，是作者按各章的连贯顺序排列，并用罗马数字编号的^①（原稿开头出现了一点无关紧要的疏忽，所以我们实际编到二十二章，而非二十一章，这样就 and 最终状态的手稿中从1到276的编页相一致了，但还不算有些页面前后颠倒的情况，以及好几处添加的文字，作者对这些地方通常都留有明确的说明）。本次出版工作所保留的就是这个版本。

最后要提到的是，在这次出版的《来日方长》中，没有出现标题为“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的两章，这是路易·阿尔都塞最后撤掉的，而用以代替它们的“概要”形式则出现在本书的第[248]到[253]页。^{*}专门对法国左派的前途和共产党的状况进行政治分析的一章最后部分^{**}，也是同样的情况（本书第十九章）。看来路易·阿尔都塞是想要把这些页的文字用于另一本著作《真正的唯物主义传统》。但是，除去放在带有这个标题的卷宗夹内总共六十一页的三章文字之外，关于这部未完成著作的计划，就再没有其他更确切的材料了；这些页的文字或许留待以后发表，尤其是关于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的两章。^②

总之，我们决定发表《来日方长》这一文本，几乎没有说明不同

* 从“但是在谈到马克思本身之前……”到“……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穷尽这种前无古人、不幸也是后无来者的思想。”

** 在“……因为总会有人要趁机攻击它的”（第[275]页）之后。

① 中译本改为汉字编号。

② 这三章后来收入增订版“资料”部分。

稿本的异文，除了少数在页边上手写的添加文字，而作者又没有给出必要的衔接，这时我们才会加以注明，让研究者去查阅准备案卷和手稿。至于其余的情况，如果路易·阿尔都塞留下了非常明确的编辑说明（着重线、段落调换、插入添加文字等），全部按作者要求处理，只是在时间的一致性、标点符号和提及的人名是否准确方面，由编者作了一些小小的一般性校正。事实或日期方面的错误，则保留原样未动^①；如果要对它们加以“核查”，读者可以参阅同时出版的作者传记。不过在有些地方加进一个词或短语，用方括号标出，对于使文本更易阅读而言，看来也是必要的。

至于《事实》的手稿，全部都是打字的，修改和添加的文字很少，因此不同稿本的异文微乎其微，主要涉及的是最初几段的顺序问题。路易·阿尔都塞在档案里只保留了手稿的两个复印本，相当于彼此非常接近的先后两个稿本。

这里发表的就是第二稿，不过显然这个文本以前已经写过一次或好几次了，因为在1976年夏季给桑德拉·萨洛蒙的一封信里，路易·阿尔都塞曾向她宣布：“我可能要……重写我的《自传》了，我要大大扩充实际的回忆，以及其他想像（我与约翰二十三世、与戴高乐的会面），尤其要对自己讲述的事情进行分析，然后我再把所有材料都放在附录里。你同意我的想法吗？这将是一种内外兼顾的策略，使我可以插进去一些有点儿意思的东西……”

编者决定不用所谓说明性的注释来淹没这两部自传，因此，除了极少数字面含义本身受到影响的地方，基本上维持其原貌。和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或雷斯红衣主教的《回忆录》一样，它们也不应该当作传记来读。在《来日方长》的一份最初的前言提纲——题为“两句话”——中，路易·阿尔都塞曾明确指出，他不打算如实描述自己童年时代的情景，抑或他的家庭成员的现状，而只想再现他是怎样

① 日期错误在增订版中得到了校正（用方括号 [] 标出），中译本也加以吸收。

逐渐变得不安起来的：“我谈论他们，只是依据我对他们的感觉、感受，因为我完全明白，正如在心理的一切感知中那样，不管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总是已经被投注在我的焦虑所产生的幻想的投射中了。”

因此，这确是他所整合的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幻想的历史。我们处在幻想之中，幻想这个词是在蒙田时代仍然具有的那种强烈意义上说的，即在作为错觉，甚至作为幻觉的意义上说的。“的确，我在回忆的联想过程中，”他在《来日方长》里写道，“自始至终都注意严格遵循事实；当然幻觉也是事实。”

这一点也把我们引向了这些文本最突出的独特之处。它们被有意分配给两种不同的笔调，《事实》的笔调是喜剧式的，《来日方长》则是悲剧式的，因而不在于真伪二元标准的范围之内，但传记恰恰是必须要划定真与伪的界限的*。我们是不是就此便站到了虚构的方面，也就是站到了囿于文本象征系统的、想像的自我标记的方面呢？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而且我们掌握的这些手稿具有在不同阶段精雕细刻的特点，其结果很可能像对所有文学创作那样，在今后赋予文本的内部批评以优先权。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当作塞利纳或博尔赫斯的小说来读，这里举出的是阿尔都塞喜欢引用的两位作者。

我们之所以能由这两个文本进入关于幻想、幻觉的写作，是因为它们的题材就是疯狂，也就是对于这个主体而言的惟一的可能性：作为疯子，随后作为杀人凶手，但又始终作为哲学家和共产党人的身份变化。在这里，我们面对着疯狂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见证，也就是说，与那些“病情学文献”——诸如弗洛伊德研究过的《施雷贝尔（Schreber）院长回忆录》，或是由米歇尔·福柯作序的皮埃尔·里维埃（Pierre Rivière）回忆录（《我，皮埃尔·里维埃，杀死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①》）——相反，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位高智能的知识分

* 关于两部自传较之现实生活的种种错位、笔误与空白的讨论，参见扬·穆利耶·布唐：《路易·阿尔都塞传》，第1卷，前引。

① 原文“ma femme（我的妻子）”有误，应为“mon frère（我的弟弟）”。